



心  
志  
十

賢達高風  
才情雅致

ル 5  
1097  
10

徐  
共十六



1097  
10



西湖遊覽志餘第八卷

賢達高風

許由潁川陽城人當唐虞時隱武林山稽留峰者即其遺蹟也太平寰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號稽留史記伯夷傳序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箕山在河南嵩少間今昌化亦有箕山范平字子安錢唐人研窮典墳遍該百氏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有異政孫皓時謝病還家吳平頻召不起卒詔諡文正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

錢唐田



汝成輯撰



與成臬並以文學知名臬子蔚關內侯好學有書  
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百餘蔚為辦衣食蔚子  
文才幼亦知名

褚陶錢唐人少不好弄聰慧清閒淡默以墳典自娛  
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張華謂陸機  
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  
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仕晉官至中尉

褚伯玉字元塚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慾往剡居瀑  
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交往齊時王僧達為吳郡苦  
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

朔將軍丘珍孫欲屈見之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  
景雲樓自非折節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  
入昌門於茲三焉却粒餐霞之士不宜久羈俟其  
返策斲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  
從白雲游舊矣索然為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  
積數十載近固要其來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  
訪荔蘿若已窺烟夜臨滄洲矣君欲見之敬當申  
譬珍孫竟莫能致也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  
迎遣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  
館居之

杜京產字景齊錢唐人少恬靜絕意榮宦會稽孔覲  
清剛有峻節一見歎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  
去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交東山開舍授學孔  
稚珪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淨謙虛通  
和敏達博通子史沈吟道奧家業窮巖採芝幽澗  
麻衣藿食者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謂宜  
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當谷含權薜蘿起忙不報  
後以負外散騎侍郎召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  
壁所回辭疾不就

范述曾字子元錢唐人初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

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高帝引述曾爲文惠太  
子竟陵文宣王師友寒謬多諫爭號爲周舍沈約  
亦以述曾方汲黯爲永嘉太守有惠政去任之日  
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持白桐木火  
籠朴十餘枚而已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  
無資

范元琰字伯珪錢唐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召不至父  
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  
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  
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

居如對嚴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家貧惟以園蔬  
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毋問盜者爲  
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言其名願不泄也  
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  
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褚亮錢唐人少警敏博記經史陳後主召見賦詩江  
總諸人皆服其工入唐爲弘文館學士官至散騎  
常侍日見親倚封陽翟縣侯老於家太宗征遼子  
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  
伐卿已老俛仰歲月我勞如何以遂良行想君不

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如食亮頓首謝卒贈太常卿  
陪葬昭陵初太宗作文學館以亮與杜如晦等十  
八人並爲學士命閣立木圖像亮贊之號十八學  
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褚遂良字善亮子也博涉文史工隸楷正觀中累  
遷起居郎侍書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  
者及見遂良大奇之帝方購羲獻故帖莫辨真僞  
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帝將有事泰山星孛遂  
良諫曰此必天意有未合者帝悟而止遷起居注  
帝欲觀史遂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帝曰朕有不

善卿必記否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太子承  
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  
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  
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  
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  
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  
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  
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  
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  
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侏子化為雉雌鳴

陳倉雄鳴南陽侏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  
得雌而霸始為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  
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  
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拜  
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  
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  
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母憂因命遂良草  
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帝將立武昭儀  
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  
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

之譏又謂勳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  
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  
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  
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  
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詔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  
且德音在陛下身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  
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  
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  
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  
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

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  
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徐復字希顏本莆田人久客吳中因家杭州精易通  
流衍卦氣之法天文地理遁甲古射諸家之說律  
呂微妙之制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  
者宋綬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  
房易卦推所配年月日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  
中宜在強君德問四方用兵如何復對太一守中  
官兵宜內不宜外帝善其言欲官之固辭留值登

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歸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

林逋字君復錢唐人少刻志學問放浪江淮歸隱西湖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孤峭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善行草爲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杭守王隨每與倡和李及薛映時往清談蓄二鶴曉縱之雲霄暮自入樊時泛小舟遊西湖許偕寺客至童子放鶴爲候逋棹舟歸卒塋舍安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嘗評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知杭州爲製總

麻服與其門人哭而塋之刻其臨終詩納之壙中林和靖梅花詩古今絕倡然人但知疎影暗香之妙而不知他作亦更清逸也其詩云吟懷長恨負芳時爲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豔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聲調角中吹小園烟景正淒迷陣陣寒香壓麝臍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畫工空向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題慚愧黃鸝與蝴蝶祇知春色在頭溪

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



者其詩云道著權名便絕交一峰春翠濕衡茅莊  
生已慣鷓鴣為嚇楊子休譏蝦蟆嘲滴滴藥泉來石  
竇霏霏茶靄出松梢琴僧近借南薰譜且併閑工  
子細抄閑搭綸巾擁縹囊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  
為相雖無謂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劍壁  
雨敲松子落琴牀清猿幽鳥送相叫數筆湖山又  
夕陽其玩世之態可想見矣

和靖祠堂舊在孤山故廬後徙蘇堤三賢祠中此蓋  
因子瞻詩語為之也詩云吳儂生長湖山呼吸  
湖光飲山渌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如皆水王

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  
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  
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  
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  
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  
傍修竹不然配食水僊王一盞寒泉薦秋菊此詩  
景慕和靖甚切但祠堂修竹亦不失體而遽以吳  
人不好事病之頗牽強矣其後朱淑真有吊林和  
靖詩云每逢清景夜歸時月白風清易得詩不識  
酌泉拈菊意一庭寒翠藹空祠蓋亦祖述東坡之

遺意也今孤山四賢堂以和靖參配郡守恐於儀  
度不倫不若奉徐奭丁翰徐復三隱士以配和靖  
而鄴侯樂天子瞻自為一祠庶隱顯各得耳  
葉曙字杲卿錢塘人生而穎拔三試開府率高等用  
嘗試御前恩授桂州司法卒贈太子中允杲卿在  
桂有吳謐為象州武化令而死其妻挈二女歸閩  
至桂而妻又死杲卿哀其無歸娶為二子婦焉家  
故饒財諸弟盡用之而求異籍杲卿喟然曰家事  
至此繇吾祿不足以聚親族耳汝曹何咎師事林  
逋逋篇翰為當時二絕杲卿盡得其妙天禧末

唐有巨石浮于江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樵  
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真宗上僊  
於是人服杲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為奇書也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少博經史一逮百氏宋  
咸淳中監重慶府酒稅至元初以知者薦入翰林  
修撰出為揚州教授遷建康錄事台州寧海簿所  
至輒有異政以疾辭歸寓武林城中長孺為人光  
朗宏偉明于心學慨然以孟軻自許其文章有金  
春王撞之音海內購求無虛日鄉闈取士屢司文  
衡貴實賤華文風不變趙子昂嘗為羅司徒奉鈔

以孟子自許者事  
二此君乎

百錠爲潤筆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近  
官作墓銘耶是日汲仲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  
客咸勸受之汲仲卻愈堅惟平生不苟取于人故  
寧凍餒有所不顧汲仲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  
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  
秘密藏中休糧方也年七十五一夕正衣冠危坐  
而逝所著有石塘稿五十卷洪武初祀于杭學鄉  
賢祠楊仲弘贈汲仲詩云先生惟達道久矣樂山  
林致聘無雙璧爲生過十金身開雲出岫髮短雪  
盈簪遁世猶吾志同盟欲自今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徙浦城侗儻有大節刻厲  
憤激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慕屈平  
托興遠遊因號晞髮子宋亡文天祥被執翱悲不  
能禁嚴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天涼風急挾酒登  
之設天祥主跪酌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  
之歌闕竹石俱碎其志益汗漫浩不可禦視世間  
無足當其意者獨好佳山水遇卽恣遊倦輒訪隱  
流方鳳吳思齊輩歌吟取適至元甲午來家西湖  
上前代遺老咸詫見翱晚也其過故宮四絕句云  
復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樹著凌霄野猿引子移

來往覆蓋花間翡翠巢臨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  
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禾  
黍何人為守閣落花臺殿黯銷魂胡元閣下歸來  
鷺不見前頭鸚鵡言紫真樓閣燕流霞今日淒涼  
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明年  
乙未沒年四十七臨歿囑其家曰慎收吾骨與韶  
卿子善已而鳳與思齊果至與方幼學堇之子陵  
臺南初翺以朋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鳳等復為  
作許劍亭于墓右其徒吳貴祠翺月泉書院  
吾衍字子行仁和人操行高潔博覽墳典工篆隸諳

音律不求榮進隱居教授居一樓坐學童樓下遺  
高弟子遞授之客至童子輒止其登使登乃登與  
客咲談樓上而樓下群童肅如也元時廉訪使徐  
瑛聞衍名以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  
登也願明日走謁謝瑛咲而去明日竟不謝人咸  
重之稱爲貞白先生而不名年四十未娶死任趙  
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飢女嘗事人後夫知  
在子行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子行家又  
以爲婿事竟因言舍主人子行固弗知也邏卒持  
邏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邏卒曰是

不知情攝之何為即解縱道還子行大慚明日持  
女繼繼等語仇仁近別值辰山因留一詩有西冷  
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于此矣明日有得  
遺稿于橋上者衛大愚以六壬筮之為亥子丑順  
流之象曰是其骨朽泥丸十日矣西湖多寶院  
僧可權從子行學哭之甚哀其遺文于石山與  
其師骨塔相對曰昔吾師也乞銘於胡汲仲為之  
銘曰生弗瀆死弗辱貞哉曰凌雲翰悼之詩云布  
衣吾道士舉世莫能借遽作騎鯨客空道夢蝶齋  
陽冰書瘦硬方朔詔詼諧泉鳴名貞白臨文每滄

懷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為吏即知守廉一錢不  
取衣食一仰於家宣德間有詔求賢總兵官陽武  
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馬副指揮  
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舊華糜信裁  
剗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  
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仕歸經治  
所餞贖俱不受前所饒後持金懇納信復却之  
行李蕭然行路遇貧人輒賜以詩云南還依  
舊一寒暄又却世民貧錢在使此生貧到骨只

留清節與人專

于謙字廷益錢唐人宣德九年受監察御史長驅王  
立聲如洪鐘每奏對上為傾聽都御史顧佐最  
嚴竣臺中少當意不獨禮重謙巡按江西風裁赫  
著還從上討獲庶人命謙立數其罪應旨而  
成辭嚴義正聽者改容自是上屬意用謙矣五  
年河南山西大災廷議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  
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往時年三十三而興利除害  
動中土俗二省之民歡若更生然謙才大機踈遇  
事又敢往少瞻顧人故以此忌之九載秩滿始進

左侍郎先是河南官吏入朝率細載香帕磨菇以  
供交際謙行一無所持作詩云手帕磨菇與線香  
不資民川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  
短長其律已如此正統間與戶部王尚書議事有  
隙遂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太監王振倖用  
事嘗以他事嚙謙迺嗾言者劾謙擅舉自代非詔  
旨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吏民間之  
赴闕請留者千人迺命以少卿巡撫前後在任者  
十八年父彥昭卒乞終制不許尋復召為兵部右  
侍郎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寇獨石王振請上

親征敗績於土木車駕北狩沿邊城堡奔潰一空  
京師大震時謙獨任部會 皇太后命 郕王  
監國于是廷臣論王振罪請族夷之 王方攝朝  
倉卒未有處分而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勸廷  
臣稍退廷臣大憤給事中王竑摔順首與廷臣撲  
殺之復索振所親信王毛二內使哭聲震闕無復  
朝儀諸大臣有驚避者 王亦疑懼欲起還官謙  
上陛扶止之且曰廷中無譁勸 王出二內使廷  
鑿之復言羣情洶洶皆忠憤所激非殿下宣諭不  
止王乃諭廷臣曰王振罪當亦族侯啓 太后行

誅未晚馬順罪當死殺之勿論于是廷中稍寧比  
退朝過午刻矣謙袍袂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尚書  
王直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  
王直將焉用之 太后知謙人望所屬陞兵部尚  
書頃之 郕王卽位尊 上爲太上皇帝時邊報  
絡繹訛言萬端諸司束手取進止謙隨事條刺慮  
遠防微動中肯綮自是武備漸飭人心稍安是年  
十月也先闌入紫荆關烽燧甚急侍講徐有貞謬  
言占象倡議南遷上下動搖朝臣有挈家南奔者  
謙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

百官萬姓咸託于此此不守將安所之宋南渡  
之事可鑒也 上是議守議遂定時京通倉場  
糧草甚富謙令官軍預支三月餘命縱火焚之或  
言事重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虜在目前若  
必待報而行適以資虜矣武清伯石亨時掌後府  
言欲閉九門以避賊鋒謙曰不可如亨言譬之室  
鼠是自斃也乃令亨營于城北都督孫鏗營于城  
西謙親督諸軍而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等閉門  
城守以示必死頃之也先突至我軍堅不為動時  
上皇亦在虜營我軍不敢漫加一矢虜亦覘我嚴

整不敢輕軼中官曹寧胡種也土木之難降于也  
先因為鄉導噉也先邀大臣議和迎駕且索金帛  
鉅萬計謙一無所許第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  
有君矣也先計沮須臾以墨幟麾三千騎繞東城  
云攻南門亨欲奮兵在備謙曰無庸此必趨通州  
也已而果過通 亨和得遂縱遊騎四掠畿甸  
畿甸咸清 亨然無敢浪戰者虜計益沮對  
壘七日 以 上皇宵遁遲明謙諒知 上皇已  
遠乃令謀甲卒砲擊虜營虜亦旋以輕騎躡我  
死傷略嘗京山解嚴 加謙少 石亨進侯爵



餘陞賞有差謙固辭。嘗謂人曰：山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之犯，不盟耳。功之有景泰元年也，先數以送駕。石沿濕，騷亦既知中國有備難與爭，而奉留。上皇又不足，以邀厚賂，且與其君曾花有隙，恐中國乘之，乃遣使入貢言願送。大駕還京，尚。王百。臣為。上驟言之。上頗不悅，曰：當時大位及卿等強朕為之，今將置朕何地？謙對曰：大位已定，誰敢異心？但欲遣使各禮少紓邊患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于。是禮部尚書胡濙言：廷臣八駕將來，請會議迎復。

儀注都御史王文厲聲曰：來誰謂來耶？黠虜不索土地，即索金帛耳。誰謂來耶？謙曰：不然，防變方略謙當任之，來與不來于儀注固無妨也。衆論乃息。上乃遣禮部侍郎李實往見也。先也先大喜，遂奉。上皇至宣府而還。月十五日，上皇入京師時邊事稍寧，謙益修安。攘外之計初也。先犯京時石亨以功非。出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推謙功請官一子。以其子昇為府軍前衛副千戶。謙累疏懇。子求官，曰：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衛之亨嘗以指揮郭亨。

杜山賣放天期 為謙查白劾曰亨救下  
售法罔上亦八 上乃切責亨而郭亨  
等皆下獄亨惡魏去士徐有貞自以倡議南  
遷為謙斥昭復求為祭酒 上薄其人不允疑  
為謙所毀亦深銜之與亨等比周側目事謙謙  
自知柄用日久恐危機累乞骸骨不許而廷臣  
忌功者亦間為 上言宜少裁抑謙 上灼知謙  
忠潔無他腸倚毗益切太監興安亦謂廷臣曰近  
日諸君第媒孽于公何不為朝廷惜也且諸君中  
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國如于公者

誰歟言者媿塞 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值  
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星文示變正  
宜貶損以逭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  
平日所得賜物盈甲袍帶之屬封識第中時一往  
視而已謙素苦疾 一日大作 上遣太監興安  
以醫來醫云竹瀝可安為 上言且述謙自奉  
儉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家所  
用悉給自尚方云七年 上不豫謙與廷臣  
請復 憲皇帝東宮不報約翌日面陳泣請  
時廷議刺刺各袍擢 好而大學士王文及太

監王誠等謀立襄王  
于亨曰文誠之謀成少  
死所矣亨遂與有貞定  
輒張軌夜奪南內奉迎  
日械謙等下獄給事  
劾言臣等與謙誓  
之廷鞫大肆拷掠竟無左證徐有貞曰春秋之法  
將則必誅何必左證也維禎遂欣然署奏曰謙等  
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謀雖未成罪亦當死王  
文發忿力辯謙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遂誣

服奏上 上持之有貞進曰若不置謙等于死則  
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乃決謙等俱就刑東市  
謙笑曰景泰時天下八十萬精兵皆吾調發不于  
此時反乃今一鹿秀才反耶是日陰霾四塞朝野  
冤之為之語曰驚 水上走何處尋魚噉吉祥麾  
下達官朶耳者枕 而哭之酌以壺漿吉祥撻  
之明日復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達收其尸瘞之  
亨為上言籍沒謙家白 上賜物外無他儲妻子  
安置口外未幾兵部 陳汝言以賂敗上御便  
殿以所籍財物陳大 下召亨等入視變色曰

景泰間于謙任久且  
無餘物何汝言未幾得  
賄無算耶亨俛首久之  
數日 上擊毬內苑恭  
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  
侍石亨張輓張軫自外  
來上遙見亨等連以球  
杖戳地曰好個于謙如  
此者數聲亨等皆流汗  
皆朱永出語人曰觀今  
上意石總兵輩將所逃  
矣一日邊報甚急集群  
臣廷議未定吳瑾進曰  
于謙若在邊患何憂 上  
為之默然初謙遇害太  
后驚悼謂 上曰于謙  
於國甚有功何忍至此  
上益悟其冤二年徐有  
貞以罪遠竄三年石亨曹  
吉祥等謀反伏誅八年

憲皇帝卽位詔釋謙家屬  
戍邊者家產悉還之遣  
行人馬晄祭謙墓曰當  
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  
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  
權奸之所嫉在 先帝  
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  
其忠誦者莫不稱快云  
弘治元年詔曰少保于  
謙 社稷功可贈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  
肅愍 墓所曰旌功有  
司春秋致祭而河南父  
老亦詣闕 訴少保巡  
撫時功德願立祠如杭  
祠不報乃歸 咸致奠  
也謙子昇仕 大府尹  
子孫世襲副千戶

予外王父潘翁嘗以掾  
 事少保公也翁云景泰  
 間北伐南征軍務勞  
 常一日而平章者數端  
 皆凜凜關國休戚入則  
 陳出則手跡夜分乃罷  
 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念曰一腔血竟灑何地聆於  
 斯言亦良苦矣又云少保公敏達端毅不以機械  
 疑人總兵石亨楊  
 郭登范廣衛穎王禎張軌任  
 禮楊洪毛忠顧興祖皆頡頏僚窠一不稱旨即請  
 勅切責或曰明正典刑王來以公薦起叅政至都  
 御史守貴州一為李匡所糾即請罷斥雖  
 景皇  
 帝寬宏不問而包藏反噬者衆矣又云少保公當

國時往往宿朝房不歸私第屬  
 景皇帝大漸石  
 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少保公  
 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頃之  
 南內出矢少保公神色不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  
 行得旨被逮又云少保公之既殺也其夫人夢公  
 謂曰吾被刑魄雖死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  
 汝目光將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  
 天門災  
 英廟臨視見  
 保公于火光中隱隱閃  
 閃也時夫人方貶次山  
 關復夢少保公曰吾已  
 見形于皇帝矣還汝  
 不幾有詔獨貸其夫人

又云少保公家屬自  
有還也養子康將以公  
樞歸葬徙倚東市見  
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  
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女  
家蓋盧永天順初亦以  
奸黨籍沒尋皆有還而  
帑誤以公像給永所噫  
事亦奇矣將無少保  
忠天固閔之猶得廟貌人  
間哉

于肅愍公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  
煨燼之餘往往膾炙人口如刺喜門庭無賀客絕  
勝厨傳有懸灸謝客只容風入戶捲簾時放燕歸  
梁亦知厚祿慙司馬且守清齋學太常蕭澁行囊

君莫笑獨留長劍倚青天金鞍玉勒尋芳者肯信  
吾廬別有春卽此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操如香  
爇雕盤籠睡鴨燈輝青瑣散棲鴉風穿疎牖銀燈  
暗月轉高城玉漏遲岍憤耻爲寒士語調羹不用  
腐儒酸卽此可以  
其經略閔典之才如天外冥  
鴻何縹緲雪中孤鶴  
清癯醉來掃地卧花影閑  
處倚牕看藥方渭水西  
風吹鶴髮嚴灘孤月照羊  
裘卽此可以知閑雅恬  
之思其他忠直之氣獎  
與古今如蘇武則  
貴儻來君莫問丹心報  
國是男兒送人致仕  
解組還鄉未白頭身安

意適更何求題十八  
策散作裁冰剪雪詞  
氣難隨俗百獲苦蘆足  
以風雲月露比擬也

圖即曰都將治世安民  
愈寧病起則曰一團清  
無此皆真寫胸襟不當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

面嶮顏電眸獅鼻見者吃

之弘治壬子舉鄉  
兩世寧曰彭侍郎以災傷故減半吾不敢盈取竟  
却其半舉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廉公有聞一日患  
劇疾召醫視之曰還有神光世寧力疾賦詩有萬  
死神光還自在再生事業敢能寧之句世寧雖執

法然持論當正大時有鄭分巡者勇於革弊州縣  
官被訟者皆得罪去世寧曰某知明公為民禁貪  
之心甚切然亦須使民畏官今官皆畏民恐非治  
體也聞者躩之陞南京刑部郎中廣西太平知府  
以憂歸服闋赴選  
者曰州有糧乎曰有  
薪世寧曰比屋皆薪也  
城守琦曰馬總制惡修  
賊入城則殃民誤國  
江有部軍器舟至世  
大幸也請州納之次日

賊至攻西門世寧令  
阿旅登陴拒守授以甲  
仗軍容甚盛賊見氣  
率其徒持弓弩從堙塹  
除寶慶府陞江西副使  
王師久駐無功世寧  
無處無之僕以為  
有犯法者令其黨執之重懲不恕不過數月而事  
定矣其如上下異議招之既定則又欲誣罪以殺  
之殺之不得則又欲曲法以招之禍患何時已耶  
蓋軍務賊情人本難測以收千里之間傳聞各異

日之內機變頓殊故料敵情者多以為少少以為  
多司軍務者功以為罪罪以為功聽人言者真以  
為偽偽以為真濬濬焚焚莫之能辨士夫稍懷廉  
耻者則又以矜已抑人為愧而終身受罪莫之能  
辯其亦可慨也已  
世寧憤激上疏  
悉歸王府債負所責還  
問刑吏舉奉成案近者  
窮鄉臣下恐有隱禍  
自朝廷地方之事益

府城延燒萬室基地所便  
問閭三司官多受鈐束  
辨行於外府騷擾徧於  
一心禮義政令漸不出  
慮者寧王自因劉瑾得



衛兵以來威勢日盛  
才望服人公忠體國  
得便宜行事久困窮民  
乞戒諭寧王益崇謙德  
其國內官僚而三司  
人恪守禁例申勅  
奏准方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庶人間之大怒  
行賂於朝而誣奏妄言離間掌院石玠者竟撥世  
寧疏中語以為自非聖朝素崇親睦寧王世守忠  
貞寧不遂致離間王奏其有不安於心者實由世寧

激之不為無罪乞差官勘究上令巡按御史  
寧來京鞠之初世寧既上疏得報擢福建按察使  
乃去任抵家庶人使健卒百數人分道篡世寧不  
得乃奏聞風遁回敵上怒命官校逮世寧庶人既  
得旨益令健卒至  
校世寧曰吾至江西  
下詔獄囚繫一年廷臣  
起為四川巡撫遷兵部  
纂輯大禮書成亦陞  
常賦有限經費無窮

官司奉承太過乞推  
提督巡撫假以重權  
選循良曲加安集更  
廷嫌疑率由祖訓止治  
政務不須干預嚴戢下  
以下凡遇王府委事必須  
俸級世寧辭以為國家  
侍郎會禮部尚書席書  
救謫成遼東寧庶人欺  
且不自乃聞道歸命京師  
下間冒功濫賞天下大

壞 皇上在革此輩  
開然皆武臣軍匠也  
職員賞乃自臣始臣聞  
之產天下空廩貧軍  
由於此所宜人人  
餉惜民窮而備多  
米一十三石可養  
支一百五十六石所謂不通長筭者是也尋陞左  
都御史改兵部尚書世寧上疏曰六卿之職吏部  
為重戶部為難而兵部則兼重且難其用人時糧

四庫全書

二十四

知利

又資二部今天下生民困苦盜賊繁興邊境虛  
夷狄難禦在江北則米價極貴軍士饑疲戎虜雜  
進奸謀叵測內變方憂議者乃欲出境千里圖復  
哈密此甘肅之危其孰敢為陛下言者在西南  
則松潘南路久絕  
戊卒生還十唯三四  
之危日甚孰敢為陛下  
原西蜀民窮盜劫撫剿  
甚大此聖祖垂  
等各舉濟險難變

四庫全書

二十五

知利

急迄無一薦者蓋此  
其忠誠為國即有其  
此所以再生顧忌莫敢  
之虛驕卒之悍皆巡撫  
不理雖有一二任事  
今內外大小臣皆  
有一忠力幹濟者身家不免矣此將盡驅天下之  
人闕然無忠義之氣一朝有事非細故也今以自  
來兵部尚書言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賓曰于謙  
耳目所及曰劉大夏曰彭澤忠誠為國者僅此而

其才力勝任而又必

其羣臣興讒大臣信謗

物其他士夷之變邊境

付久任專制故皆推托

奏上該曹亦不與議決故

循保守為賢而坐視養亂

今以自

來兵部尚書言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賓曰于謙

耳目所及曰劉大夏曰彭澤忠誠為國者僅此而

皆不得保全其得保全者皆依阿蒙殺坐視卷  
者也臣性愚昧備滯不能遷改隨時故嘗自誓以  
為可殺而不可使滅有功可殺而不可使縱有罪  
至於依阿誤國而蒙殺君之事不能為此臣才  
性不堪如此不敢  
乃就職未幾引致  
張珩後更張  
精推步占筮  
聞翔有兵  
坐帳中見

家贈少保謚端敏

一生而穎異博涉經史

全蕃將往南粵視師雅

知已強與行一日

聞謂潘曰事濟矣有

頃烈風南來  
翺曰所以共  
竟逃去易名  
千日酒無心  
無疾終子孫

果然會潘欲  
已也豈慕名  
嘗賦詩云有  
其志也年八  
學政事表見

西湖遊覽志餘第九卷

賢達高風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丁蘭故居在良山門外三十六里名丁橋蘭事母至孝母死刻木為像之東

蔡汝揆居良山門外太平  
夫通判瑞州庶母沈氏  
法火之汝揆以父廕  
涕泣乃刻木為母像

田創庵命僧守之鄉

木娘墓

孝女馮氏錢唐人唐穆

少孤無兄弟母女相

依及長養母不嫁母多

其危思肉食女割股以

進後母死哀毀骨立

廬于墓下日夕悲號茹

蔬刺血寫經捨宅為

薦拔母長慶三年事聞

詔賜粟帛賜寺額

恩名其鄉曰孝女南鄉有

孝女墓在寺後古

朱氏杭州人元黃仲起妻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兵寇

杭驅掠欲犯之朱與女皆自縊繼而妾馮氏與仲

起弟婦蔡氏乳母湯氏亦皆自殺一門五烈古今

罕有也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

主卒官他郡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

至正壬辰秋七月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

偉兀氏家無所得

諸侍婢皆散走朶那

日將軍所利者財豈不

藏主母固弗知若色

解主婦縛乃探金銀

取之又欲犯朶那

西明寺

二

千石我誓不奴他

朶那泣拜上婦曰

鑰失貨而今身非義

李氏登州黃縣人鄒確母

出戶限其良曰世

唐錢唐有湖山之

為樂子確與其母

治游具請于母母曰爾為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

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逸樂耶

確等慙懼而退李氏有女嫁為同邑周仲賓妻調

于冠驚異捨而去

命權也妾受命王

便死乃自殺

而知禮足跡未嘗

功甘言軍百戶成居錢

春特邪人士女競事游衍

為樂乎乃

獨不能以禮事

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逸樂耶

確等慙懼而退李氏有女嫁為同邑周仲賓妻調

顛之瑞金簿非辜就逮女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

吾出門安適遂投舍後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母

訓云至正間世間分守海寧有惠政及張氏陷浙

西屏居硤石元

陳孝女者錢唐人也

居胭脂嶺下乙亥

掠僅留孝女十歲携

因寄五里塘舊僕家

就寺丐食凡數月僧

榜疏職時孫元帥下

儒嘗受勇爵漫游江淮間

家永嘉山中悉為盜所

良以歸故居蕩不復存

勝寺設粥供日携女子

以頗憐之俾留禪寮供

者東平人也頗知書

亦寓寺傍暇日至寺  
友僧以陳為薦一見  
亦得其家歡心居數  
吾母墓在故居側數  
湖山遊能乘此機  
俱既至墓所拜  
已勉之還則泣  
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  
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躡踊  
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腸斷死矣李義之

西洛志

谷與僧談欲謀一士為

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

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

矣聞主人禁烟將為

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

偕携酒飲傍舍女悲泣不

比聞李氏將北歸吾父子必

將從之

下此所以痛也

言與淚俱下

父亦感痛而女躡踊

因與墓隣斂而附于母塚之傍云

公羽氏姊者錢唐人年四十不嫁至正間寇陷錢唐與

弟忠一家四人誓結袂死于河姊曰河之死者穢

矣吾獨尋乾淨水

楊廉夫吊之詩云

同林鳥死作結縷草

汚水我胡為河裏死草

琉璃深井中投妾身草

曹處女者錢唐八名雪

詞翰母歿力窮葬其

十不嫁自誓云死作

年十三善琴十五工

井古城陰下有丰水

作蛟龍吟

姊投袂起長河殺賊血

亂離投河誓翁媪生為

忠等赴河姊赴城陰古井死

處女塚至正間錢唐

女閉戶三日餓而死

楊廉夫吊之詩云

雪霽母借白雪抱玉

真珠擊十二善琵琶不

厭上聲十五弄彤管不

作花草情叮嚀媒與

公與卿英英馬上郎

貂帽繡衣裳官家

願作處女郎昨日交處

女幣今日催處女

以黃金屋薦以白玉床大

珠連理帶七寶

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鏹

黃手尾如扇文雞若鳳皇置酒結高宴長跪起行

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母莫之效志節如

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母喪母墳

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

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開戶生作獨月娥

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辭用激城中三嫁婦

西湖遊覽志餘第九卷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卷

才情雅致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白樂天之守杭州

浪湖山耽耽聲妓新詞艷曲

布浹郡中其湖上

訶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

初平雲脚低幾處

暖谷誰家新鷺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

肥沒馬蹄最愛湖東行

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翅湖上詩湖上春來侶

畫圖亂峰圍繞水平

所山面千重翠月照波

心一粒珠碧毯綠頭

青羅裙帶展新蒲未

能拋得杭州去一半

此湖餘杭形勝詩餘

杭形勝四方無州傍

蘇杭湖遠郭荷花三十

里拂城松樹一千株

千古傳名謝教妓樓新

道姓蘇獨有使君年

風流不稱白髭鬚湖上

招客送春泛舟詩

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

風情兩瓶若下酒

一曲霓裳初教成此管

絃行翠袖指麾

加點紅旌慢牽好向湖心去恰

侶菱花鏡裏行

元白之在當昔聲華略等樂天守杭州而微之除浙

東觀察使比壤而居詩筒往來殆無虛日嘲獎雜

陳亦一時盛事也微之以州宅誇樂天詩州城迥

遶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幃一

家終日在樓臺星河侶向簷前落鼓角驚從地底

回我是王皇香案詞居猶得住蓬萊樂天答之

詩賀上人回得報詞州宅侶僊居厭看馮翊

風沙久喜見蘭亭詞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

樓閣在空虛知君暗詞用郡除却餘杭盡不如

微之重誇州宅詩僊都詞亦難書暫仕登臨不

合居繞郭烟嵐新雨詞樓閣上燈初人聲晚

動千門闕湖色宵通詞為問西川羅刹嶼濤

頭衝突近何如樂天  
中疊紙爲君書嵌空  
胥神鬼會鞭猶不動  
心相似抵滯堅頑兩  
浙東西先數餘杭  
不羨若耶溪擺鹿  
更對雪樓君愛  
微之詩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  
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漉漉巾逢花看當妓  
過草坐爲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紫鴈

齒輕浪卷魚鱗畫  
世界醉態任天真彼此年將老平生分取親皇天  
從所欲遠地得爲隣雲樹分三驛烟波限一津翻  
嗟寸步隔却厭  
貴垂長紫綬榮  
塵鴈驚弓易散鷗  
擁身自然佳典少應  
樂天之旣去杭州也不  
未聞半月恣幽討朝  
少於松平湖半連  
君問西州城下事醉  
羅刹壓捺湖頭敵子  
打欲何如誰知太守  
答微之詩可憐風景  
出廟未勝天竺寺錢湖  
吞毛暖拍水沙鷗濕翅低  
欄碧甃銀泥又以西湖誇  
齒輕浪卷魚鱗畫  
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

白湖志

三

時騎馬醉兀然冥王  
江山信為美齒髮行  
好留別郡齋詩吟山  
時春為醉眠多閉閣  
移風俗唯化州民  
在郡六百日入  
開黃紙除書到  
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  
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盃誰教冷泉水送  
我下山來留別西湖詩征途行色慘風烟祖帳離

與死生其柰吾懷抱

在郡誠未厭歸鄉去亦

朝風月便是三年官滿

相望暫寒帷更無一事

留別天竺靈隱兩寺詩

四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榴

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

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

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盃誰教冷泉水送

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絲  
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頭盡堪  
戀就中難別是湖邊杭州迴舫詩自別錢唐山水  
後不多飲酒懶  
風月知九日思  
憶郡南山頂上昔  
耳金翠動搖光照身  
使君新江山賓客皆  
杭州赴任因思舊遊  
心莫等閒罨里固守

欲將此意憑迴棹與報西湖

遊寄周判官及諸客詩忽

是今辰笙歌委曲聲延

不隨宮相去歡娛應逐

是當筵換主人送姚

石細說杭州事為我留

樓臺亦要數躋攀

歌縹緲虛空裏風日  
領遙飛盞賀江山  
到後事依然靜途竺  
故妓數人憑問訊新  
多興老校當時八  
停酒盞與君約略  
錢唐瀉綠油大  
所嗟水路無二百官繫何因得再遊  
杭州華麗雖盛於唐時然其題詠自白舍人張處士  
之外亦不多見獨杜荀鶴方玄英溫飛卿諸詩頗

得風物之勝杜荀鶴錢唐寄姚中丞詩豈謂無心  
求上第難居帝里爲家貧江南江北間爲客潮去  
潮來老却人兩岫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角吹春  
花前不獨垂鄉  
錢唐詩此處是  
引越山禽落  
誰見寂寥心詩  
錢唐也溫飛卿  
湖帶晴色  
飄客意如  
想間且喜詩人重管  
渺錢唐路幾千想君  
兩橋閒看蘇家女採蓮  
日信流傳舍人雖健無  
客問杭州詩爲我踟躕  
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  
多葉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

筵金鯨瀉酒如飛

白樂天為杭州刺史會

自京師得之植於庭

其上徐凝自為春米

地知難種慚慚僧

蜂未識更徘徊

開唯有數苞紅

看花乃命邊同醉而歸時張祐榜舟而至二生各

希首薦樂天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

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

開元寺僧惠澄近

方深惠澄設油幕覆

天先題詩曰此花南

海鷺解憐頻睥睨胡

樂徒勞如羞殺玫瑰不敢



試訖解送凝為元祐次之祐曰祐甘露寺詩有日

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

鐘聲兩岼聞雖綦母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

雲此句未為佳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廬山

瀑布詩今古長如地一條界破青山色凝遂

檀場祐嘆曰榮辱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

亦鼓棹而歸

杭州元宵之盛自唐已然

朝遊復夜遊春風來月在天詩云歲熟人心樂

市笙歌處處樓無妨月在江頭燈火家家不合厭杭州

五朝志餘

六

唐大中十二年今孤約  
遠有詩曰長日惟消  
詩人之言不口泥也  
遠治郡有聲固宰相  
警之也

為杭州宣宗曰聞李  
豈可使治郡哉對曰  
廉察有聞雅宜治郡後  
而亦宣宗之言有以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

知杭州有惠政嘗作西湖

絕句云長憶西  
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五皇  
不讓明皇美可賜踈狂賀老無公詩不多見觀此  
其山水襟懷亦不淺也

陳文惠公述古守杭州喜江南梅度支至二首淡薄

交情老更濃為君彈瑟送金鍾  
亭羅香徑無人到  
姑射僊姿在處逢鸞鶴品流  
慙晚遠烟霞門戶憶  
先容公餘莫放西湖景步步  
蒼苔岼岼松其二公  
望當年最得君  
城郭喜同群門前碧浪家家  
海樓上青山寺  
王琴邀鶴聽溪邊苔石  
共僧分情多景好  
且倒金尊任半醺杭州  
繁盛自前宋時已然  
或唐景物已略盡矣又  
題林和靖水亭詩云  
地窮宅開亭野水寒冷  
光浮荇葉靜影浸漁  
人時迎客饑禽忽上闌  
踈籬僧舍近嘉樹  
砌烟絲裊侵臆筍戟

攢小橋橫落日幽

好景吟何極清歡盡

亦難憐君留我意重

彈

嘉祐二年梅公儀摯以

南第一州剖符宜政

宗賜之詩云地有湖

列遙分盱及憂循良勤

化持橐輟才流暫

授任名其堂曰有美歐陽

撫俗來暮聽歡

未叔為之記蔡

未叔為之記蔡

子瞻倅杭嘗令從史盡錄其詩不著姓字默定高

下以賈耘老為首其詩云自刊

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

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

牛常占一天寒

四簷望盡回頭懶萬像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

拙意略無踪蹟到波瀾

梅公儀之守杭州也歐陽永叔贈之詩云萬室東南

富且繁羨君風

餘閒漁樵人樂江湖外談吟

詩成尊俎間日

送酒天寒桂子落空山

郵筒不絕如飛翼

扁屨往還

蘇子瞻守杭守穎皆有

穎川謝表云入參兩

禁每玷比扉之祭出

輒作西湖之長秦少

章詩云十里薰風

公所至有西湖欲將

公事湖中了見說

無後謫惠州亦有西



湖楊萬里詩云三處

浮東坡元是西湖長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

水佳處飯畢每客一

其所適晡後鳴鑼

而罷至一二鼓夜

夾道雲集而觀

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

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子瞻兩任杭州似有宿緣而放浪湖山耽昵聲色樂

色秋錢唐汝穎及羅

浮便得休

約客湖上早食于山

長一人各領數妓任

曾望湖樓或竹閣極歡

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

其詩云遊舫已粧吳榜穩舞

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

天之後一人而已其與趙德麟飲湖上對月詩

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閒日月湖上好清

明新火發茶乳温風散粥餠酒闌紅杏閣日落大

堤平清夜除燈

月猶橫同曹子

清唱一聲巖谷滿

自遠雲山已作歌眉

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鱗

漲湖深更幽西風落

新蒲出水柳映洲湖

秋飛雪暗香雲拂地

看不足惟有人生飄

和蔡準遊湖詩夏潦

碧流清似眼尊前侑

頌句先高豈獨湖開心

湖詩詞源灑灑波頭展

舟擘岍撐速君憤未墜對此

湖詩詞源灑灑波頭展

頌句先高豈獨湖開心

碧流清似眼尊前侑

和蔡準遊湖詩夏潦

秋飛雪暗香雲拂地

看不足惟有人生飄

若浮解顏一吟豈易  
錢塘遊宦客暮決獄  
西湖寄晁美叔詩西湖  
隨所得誰能識其全  
專山水樂付與寧  
所至得其妙心知  
鮮君持使者節  
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  
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  
間自黃綠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湖上三絕句

有酒君應留君不見

不有人喚何時休懷

景遊者無愚賢淺深

強直早為世所捐獨

百六十寺幽尋送窮年

而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

燦雲烟清流與碧巘安肯為

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

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

間自黃綠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湖上三絕句

詩朝旆迎客豔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傳  
人不識一盃當屬水僊王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  
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畢竟西湖六月  
窮碧映日荷花別  
有美山在鳳山之頂  
泛湖而簪少卿會客  
聖之戲以詩云借點  
翁誰知愛酒龍山客  
珠簾捲落暉水沉烟

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

初舉陳目下子瞻九日

雙樂殷作子瞻從湖中

點紅笙歌正擁紫髯

一葉中又云西閣

遙知通德淒涼甚

擁髻無言怨未歸  
妾魯公使事已完不  
一日子瞻會客堂上  
泛湖戲以詩子瞻因  
來不許醉紅裙不  
紋頗憶呼盧哀  
元無主不惜清  
掩關書卧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  
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鶴鵝軍憑君遍  
遶湖邊寺漲溼晴來已十分

新刊

子瞻之去郡也有錢唐寄陳述古詩從來直道不  
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洋宮初  
采魯侯芹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細  
雨晴時一百六  
鶯亂飛年來事  
華堂恠未歸世上  
去年柳絮飛時節記  
頭日日風湧金門外  
月鶯花付與公剩看  
紅何人識得相思  
飛燕女史後為伶玄  
有美妾故子瞻譏之  
周長官邠同數僧  
露謁君詩似嶺雲從  
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  
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  
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  
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  
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鶴鵝軍憑君遍  
遶湖邊寺漲溼晴來已十分

百明志文餘

二

人四月八日放鴿  
之句又西湖懷舊行  
情何限處處銷魂故  
孤山寺湧金門尋常  
塵別來相憶知是  
熙寧初議行新法  
詩語賈禍其詩  
蘇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以其譏  
鹽法太急而民皆淡食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忽忽  
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好音語一年強半在

城中譏青苗法行鄉村小民不得安堵歛歛也又  
云吳兒生長狎濤淵貝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  
明主意應教斥瀆變桑田譏王上好興水利猶以  
斥瀆變桑田終無  
露才取忌亦當自  
杭州巨美得白蘇而  
樂天詩云閭里固宜  
瞻亦云細雨晴時一  
詩云笙歌委曲聲延  
云剩看新翻眉倒暈

百月志余

壽故有金籠放雪衣  
携手江村梅雪飄裙  
舊曲重聞向望湖樓  
千首綉羅衫與拂紅  
湖中月江邊柳隴頭雲  
不便及出判杭州遂以  
翁七十白腰鎌慚愧春山笋  
別臉消如樂天詩云

故妓數人憑問訊新  
驚歲歲年年貌且對  
石受代携歸詩云三年  
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  
瞻亦云在郡依前  
天竺一峰去欲把  
樂天故摹倣之  
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又云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  
更畫樂天真殆有夢寐羨璫之想矣  
前輩任杭州而去者往往思之雖其山水清佳亦其  
借流傳于瞻亦云休  
人樂六取天竺奇  
中飲水復食麝唯向  
金無乃傷清白子  
中不記幾回來還將  
處裁蓋子瞻景慕惟在

民風淳懦易感也白樂天則云自別錢唐山水後  
不多飲酒懶吟詩又云所嗟水路無二百官繫無  
由得再遊又云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  
然又云江南憶  
亭枕上看潮頭何  
舊風月故應時許  
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  
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  
閒地且相留二公之  
爾

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  
遊子瞻則云寄謝西湖  
云居杭積五歲自憶  
潮隣又云前生我已  
欲洞霄為隱吏一庵  
舊遊蓋必有以取之

王平甫以杭州誇王勝  
覺須知此地佳紛紛  
人物敵京華林巒  
永城郭春風二月花  
彩舫笙歌吹落日畫  
映殘霞如君援筆宜  
摹寫付與塵埃北客  
湖春日詩爭得才如  
杜牧之試來湖上  
烟寺院敲茶鼓夕照  
樓臺卓酒旗濃  
巖嶠濕飛雙翠破漣漪  
人間幸有簑兼  
漁舟作釣師王介甫送張  
仲容赴杭州孫公沔辟詩萬屋相誇漆與丹笑歌  
長在綺紈間綵船春戲城邊水畫燭秋尋寺外山  
憶我屢隨遊客入喜君今赴辟書還遙知曼倩威

行久赤壁應從到日間二公之詩峭響俊麗真兄弟也

梅聖俞西湖泛舟詩水消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船學  
吳兒刺吟希楚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  
念滄江上風柔  
諸韓及孫曼叔遊西湖  
二律晚日城頭落  
下涼野蜂嚼水沫舟子  
剝菱黃木老識秋氣細  
聞草香幅巾聊自檢不  
作楚人狂又云爍電  
雨涼風先入衣青天忽  
開影紅日尚餘暉  
困起晴蜓相對飛  
不覺夕跨馬月中歸  
不載宛陵集

范石湖成大會客湖上

水泮綠生鱗料峭春

風欲中人花片不經

雨柳絲還帶湧金春江

山契閣詩情在京洛

春夢新喚取歌聲作愁

思為君吹水引杯頻

屬廷秀詩蘇公堤遠柳

生烟和靖園深竹

人菱荷香處去人從雲

水窟中還似寒

亦在欲雨翻晴頃刻間能

為蓬萊老僊伯

一痛飲吸湖山二公之詩皎然

晚宋風格也

宋時帥叅王清者詠西湖十景詩蘇堤春曉云孤山

落月趁疎鐘畫舫參差柳岸風鶯夢初醒人未起

金鴉飛上五雲東斷橋殘雪云望湖亭上半青山

跨水修梁影亦寒待泮痕邊分草綠鶴驚碎玉琢

闌干雷峰夕照云塔影初收日色昏隔牆人語近

甘園南山遊遍各半入錢唐半暗門麴院風

荷云避暑人歸自頭雲錦晚風天愛渠香

陣隨人連行過高船平湖秋月云萬頃寒

光一夕舖水輪行處片驚峰遙度西風冷桂

子紛紛點玉壺柳浪明如簧巧轉最高枝苑

柳青歸萬縷絲玉簫又老聲聲訴與落花

知花港觀云斷溪姓傳倚闌投餌說當

姓傳倚闌投餌說當

十沙鷗會見園興

人又玉泉南屏晚鐘

云涑水岨碑半綠

向此山來晚烟深處

蒲牢響僧自城中應

潭印月云塔邊分占

宿湖船寶鑑開奩水

笛叫雲何處起波心

驚覺老龍眠兩峰

浮圖對立曉崔嵬積翠

浮空霽靄迷試句

上望南高天近北烟低

孫何帥錢唐柳首

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

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

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漸無涯

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嶂清佳有三

秋桂子十里荷花羞管弄暗菱歌泛夜嬉嬉釣叟

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歌鼓吟賞烟霞異日圖

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矚然

起投鞭渡江之畫工潛入臨安圖西湖揭軟

屏間貌已像策巖巔題其上曰萬里車書

盡會同江南豈有披兵百萬西湖上立馬

吳山第一峰其時有詠其事云誰把杭州

曲子謳荷花十里桂外知卉木無情物牽動

長江萬里愁廬陵羅者卿此詞乃逆亮送

姬媒也未足深悵不桂香粧點湖山清麗



使士大夫留連歌無

原是則可恨耳因和

處厚詩云殺胡快劍

牛渚依然一片秋却

恨荷花留王輦竟忘

宮愁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

於韋布放浪吳楚客

食諸侯嘉泰間來

稼軒弃疾帥越聞其

名遣介招之適

行作書歸輅者因劾辛

體沁園春一詞

下筆便逼真其詞云斗酒

疏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

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

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盃白云天

三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

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踈影只可

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棄疾

得之大喜致餽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齋贈

麴豐改之竟蕩向也常自以此辭語相臺

岳珂掀然有得色語固佳恨無刀圭藥療

君白日鬼症耳一座

辛棄疾遊湖酌江月詞

以雨戰新荷聲亂明珠

蒼壁誰把香奩收窹

歸周遭紅碧飛鳥翻空

遊魚吹浪慣聽笙歌

豪氣看君一飲千石

遙想處士風流鶴唳  
今在否松竹已非  
雲寬窄醉中休問斷  
新郎詞睡覺啼鶯曉  
去盡酒徒無人問  
笑一騎乘風翻  
喚蘇小神僊路  
花遶人世紅塵四嶂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  
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沉香亭北何時召心  
未慳鬢先老二公詞格相肖宜其實主投歡也

作飛僊客茅舍竹籬

有當年望湖樓下水與

示消息劉改之遊湖賀

兩峰日日買花簪帽

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

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

茅島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烟

不如歸好付樂事與

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沉香亭北何時召心

未慳鬢先老二公詞格相肖宜其實主投歡也

辛幼安嘗作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  
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  
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  
簷蛛網盡日惹  
曾有人妬千金絲  
舞君不見玉環飛  
闌斜陽正在烟柳斷  
刺頗深比之天際輕  
然不悅然亦不罪也

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

賦脉脉此情難訴君莫

上閒愁最苦休去倚危

詞斜陽烟柳之句怨

無蘊藉壽皇見之憐

中興十策名振一時

後秦檜當國伯可  
歸養兩宮燕樂伯可  
名掃地而世但以此  
五羊檜生日伯可壽  
簾幙護寒樓臺清  
生元老帝遣阜  
文章孔孟勲唐  
從年少至帶金魚朱顏綠鬢古斷世間榮耀篆刻  
聖皇將逾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  
笑紅小文嘗與檜對局格天閣下檜戲曰此卒渡  
進擢為臺郎值慈寧  
為歌詞諛豔粉飾聲  
華矣檜死伯可亦賦  
送鶯詞云臘殘春早正  
富千佳辰餘五萬嶽誕  
仰雍容廊廟盡總道是

河是爾將軍之疥癩伯可徐應曰今皇御極視公  
宰相如腹心檜大喜撒棋酣飲終日而罷

康伯可嘗與右璫押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特為卓  
絕上時持玩以  
伯可適來留之  
輒書一絕于上曰  
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  
大駭然無可柰何明日  
取視之天威頓霽但  
康伯可西湖長相思詞  
峰北高峰一片湖光

西湖長相思

留

烟靄中春來秋似似似

馬驄相逢九里松林

青越山青兩岫日山川

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

也而亦為華豔之

吳郡王益者憲聖

居家人禮憲聖

召非得吾言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鞋筇

杖獨携一童縱行一笠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盤石

上遊人望之儼如神僊遂為邏石奏聞次日德壽

女意濃油壁車輕郎

別長相思詞云吳山

誰知離別情君淚盈

頭潮已平和靖隱士

體矣

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

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

以小詩召之曰趣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

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笑曰昨者冷泉

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

景卿欲見之否石引泉象飛來香林之勝架

堂其上冷泉亭乃圖王野服濯足于盤

石上且御製一替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

梁放曠林泉滄浪濯及蕭然國之元舅人中

神僊于是盡醉而罷回以賜之

吳郡王及平原郡王皆

有石崇王愷之風也奢侈相高爭華競靡

飾故得名專為諸師皆梨園國工也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排當雖中禁教坊所如人自十月日至二新刊  
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各有總之者號為部依月律按試名曰小笙一部已是二十餘給焙笙炭五十觔用錦香燻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為之脆以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張鑑功甫號約齋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遊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繩懸之空中而羈之松身當真存挾飛僊遊丹會云翠眉所集云香已發承香已然滿座群妓以酒十輩皆衣白首妓執板奏豔有

如良久香凝  
大抵簪白花  
如是十盃長  
詞酒竟歌者  
香霧歌吹雜  
佞胃有力賞

如良久香凝  
大抵簪白花  
如是十盃長  
詞酒竟歌者  
香霧歌吹雜  
佞胃有力賞

象臺而殂

張功甫為梅園於湖上作堂其間曰王照堂其自叙  
云梅花為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  
巳予得曹氏荒園于南湖之濱有古樹數十散輟

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合三  
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  
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為軒楹如堂之數  
花時居宿其中  
復開澗環繞小舟  
遊桂隱者必求觀  
造東閣坐定首顧予  
此好風光蓋予舊詩  
王照者又必求觀  
始盛名人才士題詩  
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王照  
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  
太保周益公秉鈞予嘗  
徑穿花十里滿城無  
客相與歆豔於是遊  
寒又能留花過孟月  
可謂不負此花矣但

花豔並秀非天時  
首陽二子寧橋山  
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  
污褻附近畧不自揆  
惆幾為花呼叫稱  
情思所以為獎  
稱憎嫉榮寵屈  
來者有所警省且示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  
敬也使予與之言傳布流誦亦將有愧色云花宜  
稱凡二十六條為澹陰為曉日為薄寒為細雨為  
又標韻孤特若三閭  
自頰首屏氣受世俗前  
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  
堪眷客然我輩胸中空  
二嘆而足也因審其性  
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

輕烟為佳月為夕陽為微雪為晚霞為珍禽為孤  
鶴為清溪為小橋為竹邊為松下為明窓為踈籬  
為蒼厓為綠苔為銅瓶為紙帳為林間吹笛為膝  
上橫琴為石枰  
戴花憎嫉凡十四  
寒為醜婦為俗子  
差除為花徑喝道為對  
為作詩用調羹驛使車  
染為鈴索護持為除  
夕留盼為詩人閣筆  
為掃雪煎茶為美人淡粧  
風為連雨為烈日為苦  
為惡詩為談時事為論  
緋縠為賞花動鼓板  
龍凡六條為烟塵不  
落辨不淄為主人旦  
妙妓淡粧雅歌花屈

辱凡十二條為主人  
家園內為與麓婢命  
妓為庸僧牕下種為酒  
屎為枝下燃衣裳為書  
邊

為主人慳鄙為種富  
始作屏為賞花命猥  
內插瓶為樹下有狗  
粉畫為生猥巷穢溝

張功甫賞心樂事  
物千變花鳥泉  
殆覺風景與人為一間引客携觴或幅巾曳杖嘯  
歌往來澹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名  
之曰四并集授小庵主人以備遺忘非有故當力

行之然為具真率毋至勞費及暴殄沉湎則天之  
所以與我者為無負無褻肯貧有云不為俗情所  
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  
清淨離諸取着  
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  
定則淫坊酒肆  
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  
情知物隔境逐源  
結耦動傷軀命又烏知  
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耶  
興七十餘載故家流  
風淪落幾盡有聞前輩  
州識南湖之清狂者必  
長哦曰人生不滿百  
十載憂晝短苦夜長何  
不秉燭遊一旦相逢  
客嘉泰元年歲辛酉



十有二月約齋居

月歲節家宴 立春

日春盤 人日煎餅

土照堂賞梅 天街觀

燈 諸館賞燈 叢

山茶 湖山尋梅 攬

月橋看新柳 安開

二月現樂堂瑞香

社日社飯 王

細梅 南湖桃菜 王

照堂東紅梅

桃花 杏花莊杏花

羣僊繪幅前楹

南湖泛舟 綺互亭千葉

茶花 馬騰看花

三月生朝家宴 曲水流觴

花院月丹 花院桃柳

寒食郊遊 蒼寒堂

西緋碧桃 蒲霜亭北棣棠

碧宇觀笋 芳草

亭觀草 閩春堂牡丹芍藥 宜雨亭千葉海棠

豔香館林檎 花院紫牡丹 宜雨亭北黃薔

薇 現樂堂大花 花院賞美酒 瀛巒勝處山

茶 經寮闢茶 僊繪樓芍藥 四月初八日

亦庵早齋 南 糕糜 芳草亭闢草

芙蓉池新荷 蔞 蒲霜亭菊 花 王

照堂青柳 豔香館 化 安閑堂紫笑 群

僊繪幅樓前玫瑰 野櫻桃 詩禪堂盤子

山丹花 南湖舞 亭五色鸞粟花 五

月清夏堂觀魚 安閑室解粽

重午節泛蒲

煙

夏至日鷺鸞

綺

五亭大笑花

南湖

水竹書院采蘋

鷗

渚亭五色蜀葵

清

楊梅 叢奎閣前榴花

豔香館密林檎

軒枇杷 六月現樂堂

南白酒 樓下遊

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

林避暑 芙蓉

化 約齋夏菊 清夏堂

新荔枝 霞川

七月叢奎閣前乞巧 餐

霞軒五色鳳儂花

秋日秋葉 玉照堂玉簪

西湖荷花 南湖柳

魚 應弦齋東葡萄 霞

川水莊 珍林剝棗

八月湖山尋桂 現樂堂

秋花 社日糕會 衆妙峰山木犀 霞川野菊

綺互亭千葉木犀 浙江觀潮 群僊繪幅樓

觀月 桂隱攀桂 杏花莊鷓冠黃葵 九月重

九登城把萸 亭采菊 蘇堤看芙蓉 珍

林嘗時果 景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荔新酒 樂堂暖爐 滿霜亭蜜

橘 煙波觀買市 嘗 杏花莊桃薺

詩禪堂試香 十一月 生軒枇杷花 冬至節

餽餽 味空亭臙梅 冬堂南天竺 花院水

僊 群僊繪幅樓前 十二月綺互亭檀香

臆梅 天街閱市

湖山探梅 花院蘭

四夜飭果食 王昭常

趙孟堅字子固號葵齋宋

札工詩文酷嗜法

其會意時雖傾

得遜禪石室之

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

自以為不歟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

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

雪 安閑堂試燈

縹緲勝處觀雪 二十

千梅 除夜守歲

上孫也修雅博識善舉

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

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

山水為尤奇時人珍之襟度

自以為不歟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

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

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為米家書畫

船也嘗客行都會菖蒲節周公謹偕一時好事者

邀子固各携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

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

泠橋掠孤山艤擢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

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隣舟數十皆

驚駭絕嘆以為真謫僊 異時有蕭千岩者得舊

藏襖叙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

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 工書之弁山風作舟覆行

李滄溺無餘子固方 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

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因題八言于卷首  
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但無其酷嗜雅尚出于天性  
如此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華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  
園閱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  
原敗而猶得免禍其題武林詩皇輿久駐武林宮  
汴洛當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起長江如練水  
常通樓臺飛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六十年  
間幾來往都人誰解記衰翁臨安春霽詩世味年  
來薄似紗誰憐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

巷今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牕細乳戲分  
茶布衣莫動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

韓無咎元吉雨中聞呂伯恭至湖上詩云莫嫌鞭馬  
踏春泥茶鼎詩囊偶共携山色雲深看更好湖光  
烟接望還迷連天花絮飛將盡夾道蒲荷長欲齊  
官事得閒須洗眼逢壺只在帝城西伯恭乃元吉  
之壺也

林外字豈寧示有人詞翰滿車論不羈飲酒無筭  
在上立曠日獨遊西湖坐小旗亭飲焉外  
丰姿都雅市中無雙  
仙置虎皮錢篋數

枚藏腰間毋出其  
且盡復傾  
若循環無窮肆中  
爐丹竈舊生涯  
去老却碧桃無限  
至飲云

番陽張彥實其兄楚材為秘書監約彥實觀梅西湖  
彥實作詩云天上新驂寶輅回看花仍趁雪霏開  
折歸忍負金焦葉笑插新臨玉鏡臺女堞未須翻  
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少蓬自是調羨手葉底應

尋好句來時楚材再婚故及王鏡臺事秦檜當國  
見其詩喜之遂擢左史

張郎中子野居錢唐以樂府馳名人謂之張三中謂  
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我為張三  
影謂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  
過鞦韆影蘇子瞻倅杭時子野年八十五矣尚聞  
買妾子瞻贈之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  
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  
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  
畧遣彭宣到後堂

趙師秀之旅寓杭州也有終焉之志其孤山寒食詩  
云三月芳菲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晴舒蝶羽  
初勻粉雨壓楊花未放綿有句自題閒處壁無錢  
難上貴時船最憐隱者高眠地日日春風是管絃  
又冷泉夜坐詩衆境碧沉沉前峰月正臨樓鐘晴  
聽響池水夜觀深清淨非人世虛空見佛心却尋  
來處宿風起古松林趙紫芝戀戀西湖以終其生  
錢唐詩人大率如此當昇平時看人富貴以一身  
混其中亦不為大無聊也其卒也劉克莊輓之詩  
云奪到斯人處詞林亦可悲世間空有集天下便

無詩盡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傷心湖上塚誰葬  
復誰碑

劉後村潛夫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詩二首諸人凋  
落盡高叟亦中年行世有千首買山無一錢紫髯  
長拂地白眼冷看天古道微如綫吾儕各勉旃其  
二菊圃說花翁飄零向浙中無書上皇帝有句惱  
天公世事年年異詩人個個窮築臺并下榻今豈  
乏英雄三人者老于花酒情懷頗同時有詩禁故  
作詞爲多

孫花翁季蕃送女冠還俗詩脫却霞綃上黥衣女童

鬢髻綠楊垂重調螺黛爲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  
紫府烟花鶯喚醒丹房雲雨鶴通知簾低紅杏春  
風暖清夢應曾見舊師段吉甫天祐送妓入道詩  
歌舞當年第一流洗粧今日別青樓便從南嶽夫  
人去肯爲蘇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瑣牕花  
老鏡鸞收却憐愁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事  
相反而語皆工吉甫元時浙江儒學提舉也妓名  
李當當故教坊絕色者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卷終

